



五月的鮮花

雷 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五月的鮮花

雷 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五月的鮮花

雷加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7 3/4 印張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4,000 定價(4)0.67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报告特写集。全書內容可分三輯。第一輯共九篇，其中“五月的鮮花”、“平津道上”是描写“一二九”运动以及北平青年知識分子如何紛紛走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情景的。“鴨綠江”一文，反映的是鴨綠江沿岸人民在日寇蹂躪下的苦难生活。“妇女抗战进行曲”一文，把华北平原上的妇女們的抗日活动，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。“火”是写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青年农民，如何在殘酷斗争教訓下觉悟过来，燒掉自己的房屋而后参加八路軍的故事。

第二輯共四篇，“新唐屯的誕生”是描写农民支援工业建設的。其余三篇，有的是描写青年突击队的成長，有的是描写中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。“新工种”一文，着重描写一个青年女工为了祖国工业建設的需要，自觉地离开上海到洛阳拖拉机厂去担任計量工。从这些文章里，可以看出我們青年一代的新的精神面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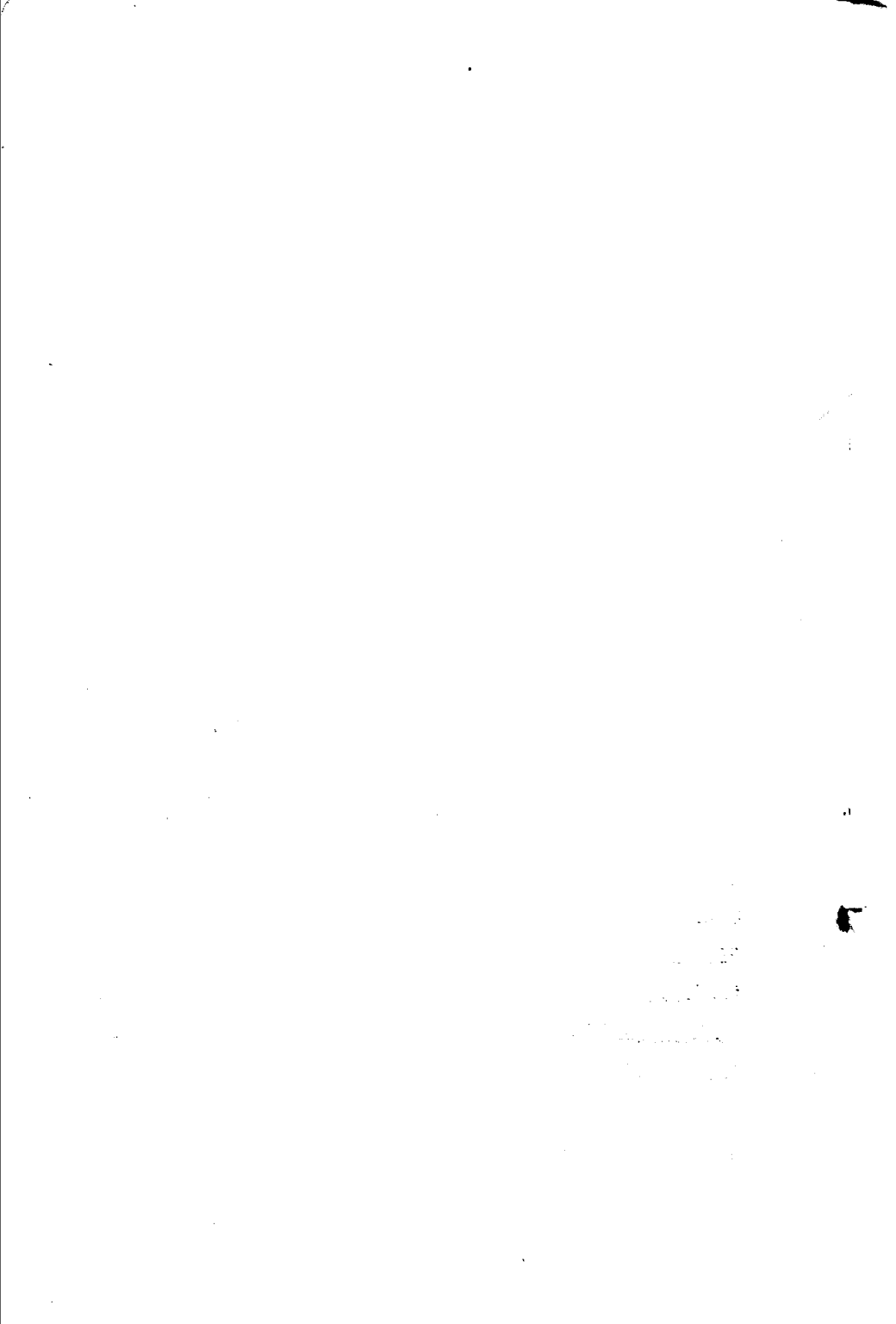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輯的七篇是作者訪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記。在这几篇文章里，作者通过自己在这兩個国家的見聞，描写了他們悠久、多彩的文化，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血腥罪行，歌頌了我們社会主义陣营兄弟国家的崇高友誼。

统一书号: 10009·335

定价六角七分

目次

五月的鮮花.....	3
平津道上.....	11
鴨綠江.....	15
婦女抗戰進行曲.....	32
黃河晚歌.....	63
火.....	67
國際友人白求恩.....	114
解放了的土地.....	120
集體的榮譽.....	125
新工種.....	132
施工的灵魂.....	163
新唐屯的誕生.....	177
裴多菲在人民中間.....	185
哈利·亞諾什.....	191
利地采.....	200
在捷克軍營中.....	213
幸福的人.....	221
“伏契克獎章”及其他.....	227
友誼的花環.....	234
后記.....	242



五月的鮮花

一 轉 變

我有一个朋友，曾是轟動一时的体育名將。

他支持一个足球队，凭着他的技巧，这个足球队在北平市博得了不小的名声。这个人柔和、靦腆，但他那健美的身材，他在足球場上的雄姿，頗得一般淑女的喝采。

他在初中时，几何題都包在我一个人身上；他在高中的大代数，却不知又落在那个人的头上了。总之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。后来他变得驕奢起来了。他是受了美国电影流毒的一个：喜欢穿緋色的大喇叭管褲子，面頰上留着蓬松的長鬚角。依我想他間或也用上一点口紅吧！他为了保养身体，整天游游逛逛，仿佛是有錢人家一只叭狗似的生活着。他把自己些微的貢獻，当做有价值的东西，可以說是又自大，又无用。幸好，他还没有追在每个女人背后，彈爪子皮；对待朋友心軟，容易同情流泪，因之还肯帮助人。这是他整个性格中最洁白可貴的地方。

至于說起他会参加革命，总不会有人深信不疑吧！事实有时与經驗相反，据他告訴我，一二九那天，因为他是一个足球健將，不肯把打旗的光荣位置讓給別人，所以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列。他同我說道：

“在游行中，我只要一想身后有无数的同志跟着，大家唱着壯

烈的歌，我的心就快要跳出来了。歌上说：‘脚步合着脚步，臂膀靠着臂膀’，那应该说心连着心，头发结着头发。这是无穷的力量，若说前面是个火坑，也会跳进去的。”

他说，他在中心区遇到警察的冲击，再没有想到自己应该是个局外人。他眼前看见的是凶残的敌人和受难的同志，他为了救护一个女同志，有足够球场的技巧摔倒一个警察，而且把警察的大刀踢在阴沟里了。事后知道他是仅有的缴了警察武器的人。

“那时，”他微微闭着眼睛说：“我拖起那个女同志，一同钻进一家商号。我知道后院有个小平房，跳下小平房就是一条胡同。那里是容易脱身的地方。可巧平房上面，早已有人爬上去了，他把我 and 女同志一齐拖上去。这人原来我也认识，他是北平穷学生之一。从这一次，我看出来他是一个地下工作的老手。平房不高，在我看来，就象跳低栏一样；但是那个女同志，往下望了一眼，马上张开嘴，表示跳不下去。外边已经在敲门了，不跳只有被捕，我听见那个地下工作者对女同志说：‘同志！闭上眼睛吧！我会帮助你的！’那个女同志听了他的话。她刚一闭眼，那个人一脚把她踢了下去，接着我们两个也跳下去了。那个女同志站起来，试了试腿，一点毛病也没有，对着我们微微一笑，便跟着我们一起跑起来了。”

“这人的确是个老手！”

“不错，是个道地的老手。他干了多少年，懂得干革命的方法，胆大而热情。我觉得靠住他，自己就有了力量，所以从那次以后，我变成他的朋友了。也许是因为同样的缘故吧！那个女同志也变成了他的朋友，他介绍我们两个人一同当了民先队员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）。 ”

他说完了这一段革命经历之后，用手拂了一下他的蓝布长衫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也剪短了，我心里说：“他变得朴素得多了，也踏实多了。”

二 革命歌曲与情話

一九三七年端午节的下午，我一个人走到西直門的城牆上。因为我不愿意別人說我犯了“思乡”病，所以象一个小偷似的溜上去，找了一处长滿灌木丛的地方，直到我觉得很难有人发现了，才安心下来，坐在那里，繼續胡思乱想。

不久，从我来的路上，走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学生。男的穿了一件白衬衣，和一条藍布制服褲；女的穿了一件士林布旗袍。他們两个走的步子又小又慢，两个肩膀靠攏，看得出兩只手是扭在一起的。男的約有二十一二岁，長面孔，兩道黑眉毛，是个剛毅而热情的人。那个女的，紅潤的圓臉，剪短的头发，发絲柔軟灵活，不时在她臉上跳動。他們向前走来，我才知道原来只是他們的姿勢和面孔的表情，象在談話的样子，其实他倆除了相顧而笑之外，并未交談一个字。他倆这样走着，仿佛一直要走到尽头；但是走到我的跟前忽然停住了。交換了一下眼光，离我十步之外坐下了。

他們看不見我，我能看見他們。我想偷听他們的談話是不道德的；但是我若从灌木丛走出来，会更显得尷尬。我只好索性坐在树丛里了。

他們对着夕阳，坐在城堞上，滿臉映着紅光，幸福地微笑着。他們仍然沒有开始談話。我心里想，也許他們两个飲着初恋的酒而沉醉了吧！他們的神态那么自然，女的远眺着城外的田景，她的兩腿垂在城牆的外边，輕輕地蕩着。男的摘了一片桑叶，吮在嘴里，仿佛在想什么。

忽然他們的嘴里哼起了歌声。事后我無論如何想不起来，他們曾有过什么暗示要一起唱歌，我也記不得是哪个先唱的，或是兩個人一同唱起来的。总之并不突然，他們两个由于情感的反应唱起来了。男的慢慢地挺起了胸膛，女的仰着她的面孔，张开了嘴，

象在追赶男的高亢的音阶。一二九游行的示威者，唱过这个歌曲。他們每次都会因为这一歌曲，再把他們帶到游行的回忆中。这一对情侣也許也在这样回忆着：

“五月的鲜花，
开遍了原野，
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，
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
他們曾顽强的抗战不歇，
.....”

歌声这样反复着，一直到兩人都为兴奋的回忆而疲倦了的时候，才慢慢停住。之后，他們又恢复了剛来时的姿态，繼續坐在那里，繼續沉默着。

这时，男的投出一个小土块，它順着斜垂的城墙滚去，越过一条水沟，跳在一丛小黄花根下停住了。他的眼睛望着女的面孔，閃爍地微笑着。她点点头，用微笑回答他。她把身旁同样的小黄花掐下来，放在鼻下嗅着，然后站起来，他也会意地站了起来。他俯望着她的美丽的面孔，她紧貼在他的胸前，把这朵小黄花，替他戴在衣襟的紐扣上。

他倆的眼睛由于这朵花遇到一起，又微笑起来。然后兩個人肩膀挨着肩膀，用小而慢的步子默默地向前走去。

他倆依然沒有交談一个字，为了这个，我感动地深思起来。

三 鼓励的泪

东北大学，为了反对国民党派来一个特务头子当校長，掀起了抗議的浪潮，組織了南下請愿团。

当时东北大学，在北平学生运动中，占了一个光荣的地位。开

起大会来，所有的学生都拥护他們的意見；在游行示威中，东北大学向来站在最前列。他們的意見和行动，是要求国民党对日作战，收复失地。国民党反对这个收复失地的建議，所以才派来一个特务头子，为的扑灭这个前进的力量。这个倒逆的措施，遭到学生的反对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同学们出发的准备，匆忙而且紧张。他們向家庭和社会上的朋友辞别，意志是坚决的。他們那种赴战场的精神，使社会人士深深地感动了。

出发的队伍，在街道上游行着。送行的家屬，也夾杂在队伍中間，所以队伍拖的很長。学生的愿望，也就是家屬的愿望，他們共同呼喊着一样的口号。

在車站上，停了很長的时间，想必是鐵路局有所留难。这一吹鐵路当局变得聪明了，并不說沒有車輛，这样一說就会惹得学生臥軌。这一回他們說，若有南京的回电就能開車。当时有許多人担心南京不会叫開車的，后来的結局才知道，南京是在准备好了这一切阴谋詭計之后，才叫開車的。

一个某中学的女同学，代表家屬在車站上演說了。她的声音高昂，激动。以致她的剪得短短的头发，也跳动起来了。她的身材瘦弱，面孔有些蒼白，依我想这个病弱的女孩子，一定是在学生运动中才健康起来的。从开始她就流着眼泪。这是鼓励的泪。她昂首举眉的呼喊，任凭直流的眼泪滚在她的臉上，洒在她的衣襟上。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，但是并不間断，象一只悲歌的小鳥，飞梭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因之伏在車窗上的，依在月台柱子上的，正在行走的，送行的，与被送行的都流了泪。

后来的結局怎样呢？起初是音信不通，一个礼拜之后，請愿的人回来了。他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去的时候衣冠整齐，回来时蓬首垢面。他們說，在半路上被宪兵堵住下了車，不用說蒋介石

沒有見着。每天監視着他們的机关枪口，倒向他們說出了无数的真理。

后来又怎么样呢？他們抗战意志更加坚决了……此外，还是讓机关枪口來說吧！

四 一頂帽子

美国記者写了一本“西北印象記”，在北平秘密的流行着。在日常問候中，凭空添了許多隱藏的手势，互相詢問着看过了沒有？或是看完了沒有？朋友間能够秘密傳遞這本書，被看成是最信任的表示。

每个人都把延安的印象，留在自己心中最深的地方，試探着做种种幻想来满足自己。如果在旧社会里遇到不滿，心里想在延安一定沒有；青年人受了压迫，心里想在延安可不这样；若是在社会上找不到职业，心想在延安不会有失业的人。后来青年人在社会上連爱国的自由也沒有了，他們便怒吼起来，“旧社会不推翻，新社会是不会来临的！”

延安是青年人心中的圣地，于是朝拜圣地的人陸續出发了。朝拜任何宗教圣地，是應該得到公开的允許的。唯有現代青年心中的圣地，却被当局達禁着。

那些秘密朝拜延安圣地的人，在青年人心中却是公开的。他們系念着每个出发的人，以能看見出发者的归来为光荣。

只要有人从延安回来，消息一下子就傳开了。認識的人都想找出这个人有什么变化沒有，变化当然容易看出来，回来的人的头上换上了一頂咖啡色平頂毡帽。不認識的人便把平頂毡帽当做标志，紛紛地說：“就是那个戴平頂毡帽的人啊！”

大家圍聚在操場上，归来的人用娓娓动听的言詞叙述他的見聞。他的話只有前面的人才能听到，哄笑声此伏彼起的繼續着。

但是沒有一個人提議他應該用演說的形式來報道，仿佛那是不應該的。只見群眾前擁後擠，站在前面的人剛聽了幾句，便被擠了出來，那末另一些人又擠了進去，站着聽上一會。有時滯出來一個字或一句話，便在群眾中添枝生葉傳說起來。

最後，群眾是那麼激動，他們把歸來的人舉在頭上，連連向上聳着，歡呼聲沸騰起來。群眾擁擠着前進，仿佛每個人都要舉一下才痛快！但是這個機會是這樣的少，忽然他的帽子代替了他。這頂毡帽，象着了色的毡球一樣，在空中拋着，群眾情緒更加鼓舞起來，好象這頂帽子不經過任何一個人的手，是絕不罷休的。

五 出 走

七七事變的第二天，我同幾位記者向芦溝橋出發了，那里變成了萬人注目的現場，不能不說這是一個“真實”的戰爭。宛平城東南城樓被敵彈轟炸了一半，可供全世界和平人士前來凭吊。城內的掩蔽部，遮住了整個街道，時時有通信兵向掩蔽部走去。在城東几里之外就是敵人，那正是分不清敵人要進要退的時候；但是我們軍隊的士氣非常旺盛，他們甚至連美國女記者也不屑于瞧上一眼。

我們乘最後一列敵車回到北平，十分惡劣的消息也隨着來了。日本鬼子真的要侵占天津、北平了，于是有志青年開始做出走的准備了。大家都認為留在北平，不走到前綫上與敵人作戰是可耻的。

我如同無數的青年一樣，因為沒有錢要走也走不了。但是一下午我接見了第三批客人，每一批客人都勸我：

“走吧！留在城里，血也沒地方流！”

“對！可是你們先走吧！我沒有路費呀！”我伸出了一個手指，“你看我只有一塊錢。”

我的朋友躊躇了，然後背着我計劃起來。他們把他們的錢加起來，然後再一平均，看看正够我們走到烟台或青島的車費船費，

于是就欢呼起来，約我一同出走。

第二批人如此，第三批人也是如此。結果因为我只能跟着一批走，其余的兩批都不高兴起来。

我象其他青年一样，抱着一颗火热的心，預备投到祖国的怀抱。在我的前前后后，不知多少青年，都向着亲爱的祖国出走了。

在船上先由一个女同志唱起了松花江，那只歌子浮着海水，向远方荡去。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我在心中念着这头一句歌詞，热泪就忍不住地順着面頰流下来，滴落在蒼茫的大海中。

平 津 道 上

被困在死城里的人們，簡直找不出一條活路來。眼看着一個小雞蛋貴到五分洋，番茄也吃不到口了。朋友們湊在一塊兒，總是愁眉苦臉，不愿多開口。大家在街上遇到了，也只是默默的打個招呼。

平、津對開的列車，有膽量的人才敢去坐。那些胆子小的人，還是蹲在家里嘆氣。

八月的第八天，我一個人由家里提着小行囊走出來。我的臉上沒有微笑，因為我沒有給母親留下錢，倒是她把僅有的一點錢趕着塞進我的衣袋里了。我的喉嚨象被一塊東西塞住，忍不住滴下了眼淚。有好幾次，我幾乎要衝出電車的車窗，對那些熟悉的樹影、塔頂喊叫：“別了，可愛的故都，別了……”

在東車站上，行李堆象一座座孤島，一排跟着一排的車輛的巨浪，又向它衝去。我聽見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向鐵路工人對話。那鐵路工人答：

“不用打聽，象你這樣的裝束，瞧着麻煩吧！”

“穿短褲又不要緊吧！象我這樣……”

工人摔手走開：“不信就算吧！”

售票口的前面，排着一長列買票的人。這是一條人龍，它的尾巴擺動着，而且越擺越長。月台上雖也有不少來送行的人；但一點也不顯得活潑，他們都小聲小氣的，幾乎是靜悄悄的，不說一句話，

列車早已進站，聽說早上四點就有人來搶座了。車廂內可怕的拥挤着，已經象沙丁魚盒子那樣了，然而仍然繼續不斷地有人填上去。人們粘在一起了，汗水交流着。熱氣膨脹起來，象要炸裂整個車廂似的。

送行的人封住了自己的嘴，乘客也象是縮在一個盒子里。如同天空變成一塊鉛板，從頭上掉下來，大家都困難地呼吸着。

路警的臉色，那麼不起勁，斜倚着柱子，低着頭。

列車開出永定門，還看不出什麼大的變化，到了丰台，可真是一副再真實也沒有的戰爭的圖畫了。乘客屏着氣，斜着眼睛觀看動靜。月台上，載重車鳴鳴地駛來駛去。滿臉胡須的日本兵，在車窗下沙沙地跑起步來。驚恐從頭上流過，擔心着每一個響聲，旅客們不安地互相探詢着：“要檢查了吧？”

在月台上守衛的日本兵，由這個車窗踱到那個車窗。他那釘着鐵釘的皮靴，踏在混凝土上。他那凶惡的視線，落在每個人的臉上。他為什麼要走得這樣慢呢？車窗為什麼變得象監獄的鐵窗一樣呢？那一陣陣的刺刀的寒光，逼着我們低下頭來，生怕因為抑止不住的反抗，惹來可怕的搜查。

遠遠地傳來了日本兵的高聲的對話，聲調里混合着獸性的瘋狂。列車左邊的高崗上，有幾個日本兵臥在一個草堆里，前面擺着一挺機關槍，我們的列車正好落在它的射擊角度里。在機關槍的後面露着帳篷的尖頂，仿佛也在監視我們。右邊的街市，象害過熱病似的無聲無息地躺着。在一個廣場上，停放着許多輛軍用列車。它們站得整整齐齐的，如同整裝待命的兵士。

車停下來，好久不動。一輛兵車開過去了，車窗里閃着喝過人血的肥壯的臉和黃色制服。他們吃着，笑着，象野人一樣。又一輛貨車開過去了，由車門縫里露出無數的子彈箱角。

列車由丰台開出來，有一輛膠輪鐵輪兩用的裝甲汽車，跟在我